



田凯频 摄

艺苑杂谈

雪香·梅香·墨香

刘鸿洲

幼时，我家隔壁巷子前住了一个老人。每逢过年前，他总把他低矮小屋的木门打开，在严寒中就着透进来的天光，为春节玩年的纸扎的灯具上色。

老人姓谭，曾是个读书人。我们就叫他“谭伯”。谭伯平时在街边摆个杂货摊子，赚点小钱维持生计。闲时画些花画虫鱼，卖给别人做装饰。过年前，纸扎师傅们都拿糊好的半成品来请他“穿衣”，完成最后的描画工序。

一个大雪天，我蹑起脚，从他低矮的屋檐上摘冰凌条子，品尝冰的味道。我扒在他的腰门上，看他画得入神，只见他裤裆前拢着一个竹烘笼，清鼻涕掉下来了，红色的画笔在纸糊的灯笼上点出一些好看的花朵。

谭伯知道是我来看他画画了，头也不回得意地说：“知道吗？红梅是我的拿手好货呢！到天王庙去！那里有很多好看的梅花！”

凤凰城的天王庙在城南的观景半山腰，而观景山又是南华山山麓余脉。整个山麓，长满高大乔木，红枫、云杉、马尾松、栗子树、樟木树……文人雅士所说的凤凰古城“八大景”中的“南华叠翠”指的正是它。站在天王庙俯瞰凤凰城，真是一览无余！一座青山抱古城！

按谭伯建议，我邀约小伙伴们去了天王庙，因时日久远，当时的情景一点也记不起了。倒是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天，大雪下了一天一夜，大地一片白色。凤凰小城就像戴着白帽子的小孩，躺在南华山麓的白色襁褓中。穿城而过的沅江河，像一条黑色缎带系住这风景。好几年没见过这么大雪了，我兴之所至，踏出雪地的第一行脚印，踩着吱吱作响的白雪，一早去天王庙寻梅。

走近时，才看到庙宇的红墙和旧而黑的窗棂。庙里数十丛梅花，满树满枝开得重重叠叠。本应是十分的恹恹，却被大雪压得喘不过气，它们时不时挣扎起身子，哗啦啦一声，把大堆积雪抖落在小路上。雪中露出来的那一朵朵嫣红小花，在朝阳中闪光。梅凛冽的暗香突然从雪的崩落中冲出，撞击在我的心头，使我获得一种警醒，雪原来是有香味的。梅香浸泡在雪中，时间长了，雪自然沾染上那暗香。暗香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沁人心脾。我的耳旁似乎漾起小提琴的奏鸣，万籁俱寂中，这雪梅给我带来了幻觉罢了。我很奇怪色彩怎能同音乐联系起来！

忽听远处有踽踽声响，或是不想踏破这琼瑶世界的小心吧！另一条小道上上来了一位长者，这么早一人上山，定是位妙人！来人一袭灰色长大衣，一条红围巾，庄重而稳健。他走走停停，待走到近处，才看清呢帽下的脸，白皙而清瘦。“裴校长！”我急切地打招呼。他一见是我这个忘年交，就叹了一口气：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哪！我看他立在红梅前静静赏梅，折身穿过梅丛，消失在凛冽冷香中。我忽然记起一句宋诗：何方化作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。他又会停在哪棵梅花树下呢？

后来，我成了一个画画的手艺人，耄耋之年也开始喜欢画梅，除了去家乡的天王庙，还去杭州西湖的灵峰赏梅，接受梅的熏陶。杭州的梅园，有十里章台路的各个品种的梅花。一天，雪后初晴，沿途楼台水榭，游人如织。有人在梅丛后唱起吴依软语的越剧，晴空里白鸽带着哨音飞过头顶，更有激越缠绵的小提琴奏起《梁祝》。我观赏着雪梅，闻着梅香，想起梁祝这悲凄感人的故事。怎么悲剧能变成震撼人心的美学样式呢？这凄美的爱情故事又怎能化成动听的音乐呢？这是一个经久不息的美学话题啊！我省悟到，雪香、梅香与音乐，都具有美的特质，它们一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。

我想，什么时候可以让纸上的墨香化作醉人的梅香？可惜，“我报路长嗟日暮”，这题目太大了。什么时候，我可以像谭伯一样自由自在地画出心中的梅花就行了。

一年立春早，寒雪天气中，我正作一幅红梅，忽然诗兴大发，便如梦中小词一首，曰：老干横斜劲瘦，万朵嫣红春后。醉煞点梅人，倒把秃毫挥就。香透，香透，顽石灵羽知否？在雪香、梅香和墨香中，我自醉了。

艺苑精英

范迪安

当代中国油画界，黄礼攸是富有文化理想和充沛才情的中青年代表。在理想和才情基础上，他勤奋努力，专注投入，积累了可观成果。

多年来，礼攸站在中国油画、中国美术发展的时代进程中，关注中国美术所处的社会条件、文化环境和学术语境的时代特征，多幅主题性油画参加全国美展等重要学术展览，他还乐于组织油画采风 and 同行学术交流活 动。从理论表达到学术组织能力，他都在不断走向成熟，而在艺术追求上，他走向的是广阔的自然天地与生活空间，并不断走出自己的方向和坚实的脚步，他把写意性油画风景写生作为研究课题，锲而不舍，一路精进。

近十年来，礼攸的艺术足迹遍布江西、安徽、福建、浙江等，踏访过澳大利亚、俄罗斯和欧洲多国多地。他在长期以风景画为主题的创作和写生中展现出学者型的人文关切，注重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与油画语言的融合，在“写意油画”课题上有清醒的认识和持续的实践，作品呈现蓬勃生活气息的同时，也折射对人与自然、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当代的深入思考和践行。无论是写生还是创作，“诗意地栖居”成为他在艺术意境上憧憬，在艺术状态上追求的精神目标。

礼攸的风景之作是脚踏中国大地、贴近自然生命的成果。写生在当代中国油画业界已蔚成风气，画家越来越意识到投身自然的感受与表达是避免语言概念化、模式化的重要方式，立中国大地、画中国风景、写时代新意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。在油画发展史上，风景作品堪称社会历史和生活变迁的写照，也是不同国家文化传统与民族身份的图像印记。以欧洲油画为例，康斯泰勃尔、透纳的风景之于英国工业革命，印象派诸家的风景之于法国现代社会的初萌，德国浪漫主义风景之于理性神学……风景的内容内涵和形式样式都是社会史与心灵史的镜像。礼攸在中国风景上的求索与沉吟，是他有志于在油画风景上探寻艺术与社会、艺术与时代的文化命题上的体现，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出发，在写生旅途中思考，将思考的深度转化为艺术表达的深度。

礼攸风景写生作品的具体特征，有两个突出特点。

一是作品充满时间的可视性。草木树林、坡地浅溪、荷塘微雨、隐水青山，大自然在他的笔下焕发出四季的姿彩与时间的色泽，尤其经过他沉静气质的浸育，升华为一种“情感的风 景”。他以对自然真诚的热爱为根，在观察、感受、理解自然中聆听自然的生命律动与声音。《春之舞》中近景的树藤蔓展出生命律动，中景的田埂在新绿点映下焕发了春日生机，远处群山绵延叠印，将观者视角延伸向无限远方，营造出“红树



《十里桃源渡船坡(写生五)》布面油彩 黄礼攸

艺术论坛

谢子元

不知俗语中的“三”和“四”，是褒义还是贬义。有知名影评人说“对每部电影都可以说三道四”，但我这儿的“三”和“四”，却如“张三李四”中一般，并无感情色彩——就是“说道说道”罢。对每部进入市场的电影，每个观众和看过的影评者，都可发表意见，只要言之有理、言之有据、言之有文、言之有趣，就不碍其成为好影评。当前，“电影的锣鼓”可谓锣紧鼓密，影评也应扣着这节奏，急管而繁弦。我们期待的好影评是：有情怀的，也有格调的。

当今电影“流行”情怀，影评也应关注情怀。然情怀有大 有小。天下情怀、家国情怀、民族情怀、人民情怀、文化情怀、乡土情怀，都是大情怀；小资情调、小众趣味、小我情趣，可算小情怀。影评可发掘电影的小情怀，更要张扬其大情怀。情怀的大小也决定格调的高低。影评要弘扬核心价值观，追求真、善、美、和、爱，“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，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”“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‘不’，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‘不’，向见利忘义的随行说‘不’。”唯此，影评乃有大情怀与高格调。

专业的，更是大众的。专业，是说评论要有电影美学、电影史、电影学术作为背景和支撑，观点、见解纵非“针针”见血，也要搔着痒处，说出部分真见，有见血之“一针”。然人非生而知之，乃学而知之，所以专业，并非说非专业科班出身、非电影专业人士就不能写影评，或不能写出好影评。事实恰恰是，一个有心的观众、一个电影“铁粉”，都可能成长为好的影评人。我们希求的“专业的”影评，并不是满纸术语、曲里拐弯的高头讲章，不是自娱自乐的长文杂论，而是深入浅出、直抵心灵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，且有助大众理解电影、感悟生活和人性的不拘一格的活泼言论。电影是大众艺术，影评不应成为孤芳自赏的玩物。

严肃的影评人与自由书评人一样，都应是独立的。影评人只应本着良知、学养、美学观点评析电影，而不应与电影产业链存在利益瓜葛。影评人一旦把屁股坐歪，经就很难念正。互联网时代，涌现了水军的“水军”“黑子”，他们身着“马甲”，在网上互撕互喷，在利益驱动下搅浑水。我们希求的影评，写作者人格应是独立的，写作态度应是中立、公正和诚恳的，就电影说电影，就艺术说艺术。

理性的，而非偏激的。纵然没有利益瓜葛，但沉浸在审美激情中的影评人，仍难免会陷于一偏。我们希望的是既怀激情更沉淀理性的影评：首先必须坚守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学术等底线；其次，无论是全面分析影片，还是扣其一端，总归要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，既不“棒杀”也不“棒杀”，既见树木也见森林，既观点鲜明又态度诚恳；再次，可大胆结论，但一定小心求证，有几分依据说几分话，而不凭高腔大嗓、语言暴力压人。

评断的，而非复述的。影评在于评，不在于梗概或复述剧情，观点与分析是影评的命脉。我们倡导“佳片共欣赏，槽点相与析”，倡导有新意与深意，而非亦步亦趋地复述电影情节或“随人作计”。评断，当然可能只是“独断”，可能只是意见而非真理，但至少是往白水里增加了有意味的东西，无论是糖或盐。

美文的，而非作派的。文艺评论，我们不要八股、八旗与八卦，要弘扬中华美学风范、清新活泼、好读好懂的美文式影评，既要利于提高观众电影鉴赏水准，又使读者获得文学审美愉悦。古人云：“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影评亦如此，不妨花样百出、摇曳多姿。我们希望人们既爱看电影，又爱看影评。

影评可以说“三”道“四”，但总不离“影”、不离“评”。我们期待影评赶上我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趟儿，并促进电影更好地发展；我们要努力让影评及时抵达观众，并利于提升观众欣赏电影的兴趣和水平；我们还要多出快出有眼光、有情怀、有格调，有锐度、有深度还有温度的影评，使电影文化更趋繁荣，不负电影和观众，不负电影的好时光。



诗意栖居，走向广阔

荧屏看点

仅此一眼，便是千年

梁湘茂

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中，一件珍贵的国宝以舞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，那就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长卷绢本设色画《千里江山图》。由周莉亚、韩真共同执导的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，将《千里江山图》化身舞蹈诗剧，用舞台重现传统美学，连线千年静与动，仅此一眼，便是千年。

初看《只此青绿》，觉得名字过窄过俗，只是一种青绿色而已，没有素色的大雅，也没有全色之隆。待音乐响起，灯光开来，十几名少女在烟雾中起舞，一招一式，一静一动，一挥一洒，那种在书画里凝结成的美，似乎经过千年岁月一烫，氤氲渲染而来，江湖残雪、高山流水、风花雪月，什么都来了，它成功地抓住观众的心。特别是出现字幕：（少年）心中若能容丘壑，下笔方能绘山河，更是文、画、诗、舞、字相融相生，它连接了历史、现代与未来……

《千里江山图》画卷表现了绵亘山势、幽岩深谷、高峰平坡、流溪飞泉、水村野市、渔船游

艇、桥梁水车、茅蓬楼阁，以及捕鱼、游赏、行旅、呼渡等人物的活动，人物活动栩栩如生。王希孟以“咫尺有千里之趣”的表现手法和精密的笔法，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。

《只此青绿》中，编导巧妙地抓住《千里江山图》画卷中，烟波浩渺的江河、层峦起伏的群山的韵律与舞蹈有共通之处的特点。舞者们姿势各异地站立，最终融为了一片青绿色的山峦。在徐徐展开的画卷下，山峦走势变化、云雾虚无缥缈，舞者们身着青绿服饰，头饰山峦状发饰，同样顺势变化，或动或静，或立或倾，或群立或散开，整齐划一又快捷如风，散落四野又轻曼似歌，配上美妙音乐，生动还原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“我在剧中的角色是青绿。”领舞孟庆阳说，青绿这个角色是纯写意的，就像《千里江山图》一种青绿颜色的气魄，演绎时需要打开想象力，“这个舞蹈不再是女人的柔美，更是展现大气磅礴的一种东西，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沉淀的一种岁月、一种大气，也代表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面。”



《只此青绿》剧照

在人们的记忆底页中，宋朝历经300多年，多经战乱。可是，生活在这个朝代的文人画家总是那么脱颖而出，张择端将一城之繁盛融于五米长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王希孟年仅十八岁便绘成名垂千古的鸿篇杰作《千里江山图》。他们在历史长河中，在个人的世俗生活中，或画或诗，才华横溢，才情欣欣，才让900多年后的我们，得以欣赏这一“活”起来的文物。不得不

说，这种让文物“活”起来的成功做法，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，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创新的思路 and 做法。

人在生活中，或许看惯了柴米油盐，但总有一笔诗、文、画、舞。它融汇了文明与希望，某一天，在心之深处荡漾开来，让你明白人生美好，未来可期。或许这就是文化的注脚！